

史外

四

史外卷十

朱忠壯傳（附姚時中）

明史山作

三

指劃形勢
燦如列眉

公諱之馮字德止一字樂山號勉齋大興人天啟乙丑進士授戶部主事忤魏忠賢謫理問遷行人司副刑部主事歷郎中陞浙江僉事山東叅政以憂歸服除補山西叅政崇禎十五年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宣府去京師不四百里與大同俱逼近門庭牽連肘腋自邊患以來風爲藩籬重地而當居庸之衝淮南子所云天下九塞居庸其一也是也當是時賊起秦隴漸逼畿輔而法令久弛兵將皆不

自掩其鑑
溫公論中
宗之於後
宮嘆息畧
同

習戰何謙巡撫居庸衛景瑗巡撫大同公撫宣府至則劾
庸懦補虛伍掾練兵將屹爲嚴鎮甲申春賊破大同而宣
府居庸遂相繼告陷先是烈帝懲宦官協鎮一柄兩操多
僨事嚴禁之未幾而監軍四出宣府監視則內閣杜勳居
庸監視則內閣杜之秩當是時兵部主事金公鉉抗疏言
大同陷勢且逼宣府宣府不守則京城危撫臣朱之馮忠
勇可捍一面第恐內臣掣肘僨事乞專任撫臣而急撤宣
府居庸內監不報方大同之旣破也宣府人聞之則大震
公率文武紳士設太祖位於城樓插血誓死守而杜勳已

遣人納款賊將至蟒袍鳴騶郊迎三十里將士皆散走公
見大礮語左右爲我發之無應者自起爇火或從後掣其
手公撫膺歎曰人心離畔一至於此惟死爲厲鬼殲賊以
報國耳南向叩頭草遺表勸上收人心培氣節遂自縊於
城樓賊棄屍濠中濠旁羣犬日食人屍獨公無損衛公景
瑗大同陷已抗節死賊至居庸杜之秩迎降何謙遁公遺
表未達帝所而京師陷帝殉社稷金公鉉亦從死同時有
姚公時中者諸生知監鎮有二心歎曰以死勤事者獨朱
中丞耳吾當從其後亦死之福王南渡贈公兵部尙書謚

忠壯子長源諸生舉義兵敗逃於禪多義行別有傳

汪有典曰嗚呼烈帝御極之初翦逆闔撤內鎮舉天下事
悉付之大小臣工何其明也曾不數年復假手宦豎監鎮
四出又何蔽也豈始起藩封智於旁觀繼履帝位眩於當
局歟良由用相不得其人故也自閣臣錢龍錫劉鴻訓等
相繼得罪帝已不能無疑於外廷而周延儒溫體仁輩又
貪婪竊位漫無可否則寢厭薄之矣一一大僚既未必皆
賢又大端相傾相軋爭門戶分異同勢且甚於河北賊矣
而臺諫之負氣者沽直好名廷爭面折幾於先軫之唾鬻

權之兵龍本怒復披其鱗披其鱗遽責之雨雨不可得而
疾風雷霆拔木偃禾之禍興矣於是臣主金鬻中外猜貳
浸尋反覆益親左右則雖毒藥猛獸誠知不可近亦且僥
倖嘗試以託其命相激使然夫何足怪司馬子長曰變所
從來亦多故矣悲夫

濱按福王贈公諡忠壯原刻誤忠節後論雖落落數言
綜括烈帝生平收束勝朝結局一唱三歎痛快淋漓神
似馬遷

卷之六
王國公績忠謀氣陳賄忠貞舒倫撫節崇建吉

齊廷御王國冬歲忠氣耿耿忠節發露落燄喜

醫家之病猶與世大

幸書為慰請使希跡雖烈奈未許就科臣謂示異曰變而

卷之五

卷之二十一 雜記

嚴同知傳（附張化樞）

公諱覺字知非歸安人萬厯丙午舉人崇禎四年爲巢縣令以最遷蘇州海防同知命旣下將行矣適賊由光固向六安將及巢公聞警曰我一日在巢則城猶我城也敢不爲守計當此之時公眷屬先已遣去則追還之曰吾舉家不同患民將解體天子專城其可棄乎且義不忍使吾家獨完是爲八年正月十八日也先是國家承平久民不習兵革官亦不爲備雖烈帝御極寇賊騷動然第在秦隴恃河爲塹亦畧不措意至是賊鋒日逼巢以偏隅素無兵衛

頓挫跌宕
寄慨良深

城庫人寡壯勇第持白楮從事公詫曰鍛矛礪戈猶懼不濟是何爲者然挺撻秦楚正恃有公等忠義耳事迫矣姑分城而守趣繕兵仗謹偵諜燈火連城日夜傳殮不懈二十日賊分衆薄郡邑迤北一路賊騎充斥公歎曰吾事不可爲矣內無鷹鷂之旅外無蚍蜉之援而賊迅來若此奈何然事旣至此惟有城存與存耳鼓勵士民誓以同死二十二日公方巡南城賊已自北城騰躍入遂與同巡諸公被執公罵不絕口不屈死子有芭諸生年十七以身蔽父肩背俱斷猶指揮殺賊賊刃破其首死夫人莫氏縊其愛

女自刎未殊仍投繯同死諸公別見廬州忠義傳閱八年
又有張公化樞死難事張公雲南人崇禎十五年任湖廣
漢陽府節推賊自破巢之後連破無爲張公以事謁淮撫
史公可法史公知其才念無爲殘創之餘守者非其人使
領州事至則招流亡撫瘡痍發奸摘伏州賴以安十一月
羣賊乘不意夜襲城擁公去公渡橋卽投水賊挽之不得
死擁至桐城使誘城張公大呼曰我無爲州正堂也賊脅
我城切勿啟賊怒立刃之十七年安廬道杜某自無爲徙
駐桐有言西門岡上野塚豎一白木牌書無爲州正堂五

字此必張公無疑矣當大呼守者時倉卒不暇言姓名耳
汪有典曰嗚呼在官死事無幾人也況於秩既遷家已遣
賊鋒尙遠委而去之誰得而訾乎而嚴公寧舉家與巢人
同患父子夫婦慷慨捐軀爲忠爲烈爲孝分其一已成一
代偉人殉國殉夫殉親合而三恰著三綱奇節又誰得而
及哉若張公者乃其儔歟然公之後嗣掄大魁列清華者
踵接且邀恩綸祀名宦而張公無聞豈善無不報而遲速
有時與何窮通顯晦之殊也

明史作仲
乎

高中丞傳

公諱名衡字平仲號鷺磯沂州人崇禎四年進士歷官監察御史巡按河南十四年二月李自成既陷洛陽移師攻汴梁時汴梁大蝗旱人相食賊百道攻城勢危急公請周王出庫金五十萬市米麥餉守陴者懸賞格勵將士擒一賊予百金斬一首金五十戰歿恤其家傷賞如殺賊之數士皆踴躍大呼擊賊凡七晝夜賊乃退帝聞之則大喜下詔褒王擢公巡撫河南公益創立社兵以總社李光壁等統之凡五總社計四千二百人兵自爲餉團練習藝無不

一當百公顧而喜曰此勁兵也人皆超距之雄營成細柳之壘何憂賊哉十二月賊復至肉薄城下則强弩磚石火藥雜擊之賊披靡負版穴城則縛柴加烘藥下燒之巨礮熬油灌之賊糜爛死無算遂盡驅婦人赤身醜詆城上城上礮發皆倒洩則令僧人亦裸立向賊營醜詆之賊礮亦倒洩賊架數臺長十餘丈廣五丈高可三丈上容百餘人發大礮攻城則樹長木三如鼎足懸礮擊之臺上之賊悉死周王盡出庫金犒師公偕巡按御史任濬總兵陳永福率吏士力鬪賊飛火發機洞胸達脇終不爲動矢射自成

縷舉覆敗
正爲高公
守禦作勢

中目手難巨礮殺其巨帥上天龍等擐甲四十晝夜鬚眉焦灼指血滲漉生蝕三十三人斬一千七百十有八級城乃克全明年三月賊以前攻城折士卒起長圍期必按當此之時賊圍城數月帝詔將士來援而總兵許定國潰於覃懷兵部侍郎侯恂督援勦諸軍逗遛不進潰於河上督師丁啟睿畏賊鋒避許州保督楊文岳總兵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諸軍壁近境憚賊不戰自潰山東總兵劉澤清來援聞諸軍潰亦引去公獨支危城與士民誓死守是時被圍久城中米糧搜括畧盡至食牛皮皮衣市肆

藥材水草水蟲糞蛆膠泥新馬矢而人無異志會中秋賞
月各營鼓吹聲與刁斗聲相應和旌旗鎧仗嚴整森立賊
度城必不能拔遂決水灌城先是端王時發秘記讀之曰
王室將衰河決爲害王告其世子以爲大憾曰後二十年
必驗今王立寇難作河益南徙匠人置槩準水形以測望
地平河身高出王殿櫺者尺有二寸是時賊圍城急議鑿
朱家口灌賊賊偵知遂決馬家口灌城河流驟決聲轟如
雷水沸鬱數十丈城盡沒人民枕籍死者累鉅萬公急護
王乘舟達河北以免丁啟睿楊文岳次第逮問公亦罷歸

未幾北兵破沂州公夫婦抗節死

汪有典曰嗚呼流寇蔓延非盡不可制也秉鈞者專講門戶而置封疆司閫者復養寇氛以邀爵賞而事不可爲矣汴京之圍公竭其忠智率區區饑疲就盡之民外無援而猶死守期年之間三遭圍困而卒不可拔盡如公捍賊天下當未至驟裂也故迹公所爲雖張許睢陽之烈何以遠過而啟睿等環視不救復何異賀蘭進明乎坐令猘獠蚩尤跳宕赤縣而支祈肆虐河伯爲殃士女化爲沙蟲廟社淪於陷井十王之典章物采故家之禮樂詩書無不昏墊

氣味雅近
蔚宗再鍊
一分更妙

